敬由編

敬由編卷之七

明淝上賓子佾纂

宋

太祖遣趙普於滁州與語大奇之時獲盜百餘當棄市普疑有無辜者啓訊鞫之全活者衆太祖益以知其可大任矣樞密使曹彬爲弭德超所誣帝頗惑之普力爲辯雪後事白帝甚懸悔普對曰陛下以德超才而任之既察彬無罪而雪之益彰聖明何謂悔乎帝爲釋然祖吉以與郡犯贓郊大赦特命無赦普曰吉抵罪固當然國家卜郊肆告

休神明奈何以吉故癈赦令乎乃得貸內侍陳利用以幻術幸驕不法普按其十罪請行誅命配商州普力爭如法帝曰豈以朕而不能庇一人乎普曰不誅亂天下法法可惜一豎子豈足惜哉竟賜死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晚歲出歸第必闔門啓篋發書沉誦出輒鐍之既卒家人發視則論語也嘗謂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平天下以半部佐陛下定太平

開封寡婦劉使婢詣府訴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巳

將死右軍巡推不得實移左軍巡掠治元吉自誣伏俄劉死及府中慮囚移司錄司案問頗得其侵誣之狀累月未決府白於上以其毒無顯狀令免死決徒元吉妻張擊登聞鼓稱冤帝召問張盡得其狀立遣中使捕元推官吏御史鞫問乃劉有姦狀慙悸成疾懼其子發覺而誣之推官及左右軍巡使等削任降秩醫工詐稱被毒劉母弟欺隱王氏財物及推吏受贓者並流海島餘決罰有差司錄王吏賞緡錢賜束帛初元吉之繫左軍巡卒繫縛榜治謂之鼠彈箏極其慘毒帝令以其法縛獄

卒寃轉號叫求屬死及解縛兩手良久不能動帝謂宰相曰京邑之内乃復寃酷如此况四方乎

峽州民范義超周顯德中以私寃殺同里常古眞家十二口古眞小子留留幸脫走至是擒義超訴有司峽州奏引赦當原帝曰豈有殺一家十二人可以赦論邪正其罪

乾德伐蜀之役有軍大校割民妻乳而殺之太祖召至闕數其罪近臣營救頗切帝曰朕興師伐罪婦人何辜而殘忍至此遂斬之

王晉公祐事太祖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

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魏州節
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公往
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語公徑趨出至
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恣橫決配及還朝太祖問曰
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
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
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帝怒
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
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公赴貶
時親賓送於都門謂公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公

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也公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

開封女子李嘗擊登聞鼓自言無兒息身且病一旦死家業無所付詔本府隨所欲裁置之李無他親獨有父有司因繫之李又詣登聞訴父被繫帝駭曰此事豈當禁繫輦轂之下尚或如此天下至廣安得無枉濫乎朕恨不能親決四方之獄固不辭勞耳卽日遣殿中侍御史李範等十四人分往江南兩浙四川荆湖嶺南審决刑獄吏之弛怠者劾

其罪以聞其臨事明敏刑獄無滯者亦以名上恭
令諸州十日一慮囚帝嘗謂宰相曰御史臺閤門
之前四方綱準之地頗聞臺中鞫獄吏多不躬親
垂簾雍容以自尊大鞫按之任委在胥吏求無冤
濫豈可得乎乃詔御史決獄必躬親毋得專任胥
吏

李超為禁卒常從潘美軍中主刑刀美好乘怒殺人
超毋潛緩之美怒解輒得釋以是全者甚衆人謂
其有陰德子濬字德淵中進士累開封府推官賜
緋魚

武行德之守洛京也國家方設鹽法有能捉獲一斤以上者加厚賞時不逞之徒往往以私鹽中人有村童負菜入城遇一尼於途與之偕行去城近尼輙先入既而門司搜閱於菜籃中獲鹽數斤遂繫之以詣府行德取鹽視之裹以白綃手帕子而龍麝之氣襲人驚曰吾視村童敝衣百結蓋窶之甚者也豈有薰香帕子必奸人悞之耳因問所與何人行村童以實對行德聞之喜曰吾知之矣此必天女寺尼與門司啓倖以求賞也遂命親信捕之果然而村童獲免自是官吏不敢欺京師肅然先

是行德以採薪爲業氣雄力壯一谷之薪可以盡負置麾下攀鱗附翼遂至富貴然聽訟甚非所長乃明辨如此論者異之

王德懿判沂州儒生乙怨郊居肆業一旦有橫尸在舍側邏者見之捕怨送官獄具將伏法德懿疑其寃命別司鞫問亦如之固令緩刑以俟未幾果獲賊怨乃得釋

梁嗣通判歙州以能聲聞徙知吉州民有蕭甲者豪猾爲民患嗣暴其凶狀杖脊黥面徙遠郡太宗大賞其强幹代還賜緋魚又特以犀帶賜之記其名

於御屏

邵曄爲大理寺評事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十三人被誣爲刼盜獄已具曄察其枉不署牘白全不聽引道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而盜得全坐削籍爲民曄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十萬

范正辭以治績聞遷國子博士會有言饒州多滯訟選正辭知州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吏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召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興

者懷土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與妻詣登
聞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廷辯其事正辭曰東南諸
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輿敢扇搖苟失控馭則臣
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遷膳部員外郎充
江南轉運副使賜錢五十萬饒州民甘紹者積財
鉅萬為羣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
按部至引之因皆泣下察其非寔命移訊而民有
告羣盜所在者正辭潛召監軍王愿掩捕之愿未
至盜遁去正辭即單騎出郭二十里追及之以鞭
擊賊中雙目執之賊自刃不死餘賊渡江散走得

所棄贓載賊歸按其姦狀伏法而前十四人皆更生矣

端拱初廣定軍民安崇緒隸禁兵訴繼母馮與父知逸離今奪資產與己子大理當崇緒訟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張佖固執前斷遂下臺省雜議徐鉉議曰令第明其母馮嘗離即須歸宗否即崇緒準法處死今詳案內不曾離異其證有四況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宜依刑部大理寺斷右僕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議曰法寺定斷爲不當若以五母皆同即阿蒲雖賤乃崇緒親母崇緒特以田業爲馮

强占親母衣食不給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何辜絕嗣阿蒲何抛托身臣等議田產並歸崇緒馮合與蒲同居供侍終身如是則子有父業可守馮終身不至乏餒所犯並准赦原詔從昉等議

錢若水舉進士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胸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耳已而果為朝廷上司所駁州官皆論贖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鞫之錄事嘗貸富民不獲乃劾

民父子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功皆應死州官覆審無反異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熟觀其獄詞邪留之且旬日知州不能得怪之若水乃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問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知州所知州以示其父母曰汝今識汝女乎其父母見而泣曰是也乃釋富民父子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

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趣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
拒之讓功知州知州以若水雪寃死者數人欲奏
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寃死
耳論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以此爲若水功當置
錄事於何地乎知州嘆服曰如此又不可及矣錄
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事難知偶有過誤
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以冦準薦爲秘書丞
累擢同知密院事招討使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
翰郤欲陷之檄轉運使期八月出師趣芻粟餉軍
調方集則宣言八月不利期十月乃盡散芻粟已

則復檄立辦猝不可復集因劾之時帝憂邊甚乃大怒命中使馳傳取轉運使三人者頭以來二府惴惴不敢言惟若水爭以爲當推驗帝怪其阿縱拂衣起入內二府皆退獨若水留廷中不去也帝出詰之若水對曰臣無狀待罪兩府當竭愚慮不避死以塞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陛下據其一幅書誅三轉運即有罪天下何自知如覆訊得實誅之未晩也帝意解問不退者何對曰獻可替否守死不二臣之職也臣未獲死何敢即安乃召相端等令如若水議覆鞫而三人得帥府所下書期數

易以上止黜官既而虜大入繼隆坐謨誕罷已祭
大政時帝在位久以祿爵爲足縻天下士控縱之
也慨然嘆曰上有輕士心矣所爲如此者以士大
夫未嘗有秉節高蹈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者
耳遂草疏移疾去久之以知兵起并代經略使知
并州疾召還京師與僚友會食僧舍假寐卒贈户
部尚書若水美風神有器識所至委任參佐總綱
領而治在政府推進賢士薦中書舍人王曰可重
任已果爲元臣

淳化中大旱帝延近臣訪政事得失或以天數對寇

準曰洪範陳天人之際如景響今大旱蓋刑有不平也帝怒起入內頃之出獨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二府至準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賄吉贓少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千萬止杖仍復官非不平而何帝問沔沔具服於是切責沔而以準爲可大用卽拜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張文定公齊賢眞宗時爲相戚里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服齊賢曰是非臺使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

召訟者曰汝二人以彼分財多汝所分財少者乎皆曰然即命各狀結實乃召兩吏趨徙其家令甲家入乙家乙家入甲家貲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大悅曰固知非卿莫能定者

錢惟濟字巖夫假封漢南王奏補本府指揮使歷諸衛將軍領恩州刺史請試郡命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奪桑不能得因自創其臂誣桑主欲殺人久繫不能辯惟濟取盜與之食視之盜以左手舉匕箸惟濟曰以右手創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創特下

重正用左手傷右臂非爾自爲之邪辭遂服帝聞之謂宰相向敏中曰惟濟試守郡輙明辯後必能爲吏矣徙潞民相驚有外寇奔城而仆者相枕藉惟濟從容行視從騎甚省民乃安仁宗即位加檢校司空民有僞作白金質取緡錢者其家來告惟濟曰第聲言被盜亦以重購質者當來責餘者即得之矣已而果然

向敏中丞相判西京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求寢于門外車箱中許之是夜有盜入其家携一婦人幷囊衣踰墻出僧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

人所納而强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矣因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墜眢井而踰墻婦人已爲人所殺尸在井中血汚僧衣主人蹤跡捕獲不能自明也列與婦人姦問何以殺之曰婦人不從亡而殺之尸投出井中贓與刀安在曰荒忙棄井旁不知何人持去獄成皆以爲然獨中獨曰僧舍不近主人且無贓仗奈何詰問數四僧但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良久乃以實對於是密遣吏訪賊吏食于村店有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曰僧某獄何如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

矣嫗嘆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誤決雖獲賊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害彼婦人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問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往捕并獲其贓一府咸以爲神

張詠濮州甄城人少任氣爲俠善擊劒不拘細行舉進士知蜀崇陽土藝茶詠曰茶利厚官行榷之矣命拔茶植桑民苦之後榷茶他縣民皆失業而崇陽桑沃然歲爲絹數百萬疋民慕思之嘗坐門見村氓負菜出問何自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不自種蔬以食顧買之市乎笞而遣之吏自虜

中出鬚中有錢視之庫錢也杖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而杖耶能杖我寧能斬我邪詠援筆立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劾下斬之申府自劾蓋自五代來軍卒凌王帥胥吏凌長官餘風未殄蜀爲甚故力振刷如此淳化中盜李順陷成都中官王繼恩來招討而詠知益州激以大義諸將决奮多克捷詠揭榜招脇從自首者免聽歸田繼恩以爲是且反側也欲殺以爲功詠不可曰日李順脇民爲賊今我化賊爲民奈何殺之竟遣去乃他細小事務彌縫與一體不爲異

也繼恩有帳下卒夜縋城遁得之立捽入質并無知者蓋翕張如此而蜀平巳龍猛軍叛掠懷安破漢州報至詠方燕客燕如初掠臨邛又報復不問帥正請出戰不許居數日詠乃言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此其勢銳不可與爭鋒今氣驕遏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兵北至方井當遇賊必破之果一戰而平時蜀數反側衆洶洶未有定方大閱衆忽嵩呼者三詠下馬亦東北望嵩呼巳攬轡行衆不敢讙民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男女者請厭勝不許召賊曹詣市中緝揚言者捕斬之而詰

然或問之詠曰訛言興則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與妖在識斷不在勝也民有殺耕牛亡者拘其母許自首十日不出繫其妻一宿來詠立判斬之諸伸縮不拘法時縱舍類如此頃之蜀頻定詠一意安靜以其地陿游手多遇水旱輒艱食乃大修農政按諸邑田稅歲糴米六萬斛至春以元估平糶之爲著令益學校廢不貢士者二十年詠察郡人張及李畋者賢知學延奬加禮敦勉之已皆登第而人勸於學有興作籍工役番上滿十日罷去夏卯入午休申復作冬抵暮給木札禦

寒工徒皆勸寢一室張燈宴坐無侍衛閒如也所斷決有情法不相抵者爲判語宣諭乃決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爲本明切快人心蜀人梓行之遷工侍郎知杭州屬歲歉民坐私鬻鹽捕逮者數百人詠縱遣去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令不以鹽自活當何庸爲生迨秋成法固在也嘗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公公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案問果有一民與僧同行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爲僧寮屬問公何以知之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繋巾痕也又有富民病將死

子方三歲乃命壻主其資而與壻遺書曰他日分財卽以十之三與子而七與壻子長立果以財爲訟壻持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七與子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爲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兼掌三班院張永德爲幷代部署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按其罪詠封還詔書上謂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摧辱主帥臣恐下生輕上之心未幾果有營兵脅訴軍校者太宗改容

禮之會又兩州亂眞宗以詠前治蜀有功劾復以樞密學士知益州蜀民鼓舞相慶詠知民之信之也易嚴以寬一主於惠利而蜀復治問李畋曰今百姓頗相信否畋對曰公威惠民信服久矣詠莞然曰前任未也此任應稍稍耳詠訪民間事不以耳目摘發專取於人無幽隱咸得或問之詠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即蔽匿者鮮矣詠少學擊劒慷慨好大言樂爲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爲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爲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遇於傳舍知其事卽陽假此

爲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嘗謂其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爲何人邪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

陳堯叟權東京留守每裁剸刑禁雖大辟亦止面取狀亟決遣之以故獄無繫囚真宗曰堯叟素有裁斷然重事宜付有司按鞫而詳察之因密加詔諭俄兼邸牧制置使

王文正公旦遇宮禁火災馳入帝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旦對曰陛下富有天下

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臣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已許中外封事言得失後有言榮王宮火所延非天災請置獄劾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曰始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眞宗怒不解旦因自取常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將不

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且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復馳取之而已焚之矣東封車駕在道夜有堂吏被酒忿爭皆倉皇入白旦卧不答旣入對上出臣僚奏狀千乘萬騎在外可斬首以令衆旦曰此止小人一時醉毆若斬之是禁人飲酒令飲酒皆懼且保無生事者乎車駕在外人情不得安已捕歸京府繫治後府以此申覆旦曰若輕斷亦恐縱人今需大赦可原之矣止減死一等石普知許州

不法朝議欲就劾旦日晉武人不明典憲恐待簿
劾妄有生事必須重行乞召歸置獄乃下御史按
之一日而獄具議者以爲不屈國法而保全武臣
眞國體也
文正公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視其
狀便亟呼吏作教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吏九十
餘人皆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莫知所以致罪
久之不得情乃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
後用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字在印
上必有姦也於是鞫之果重疊冒請盜印爲之者

洛人皆服其精明

王曾初授戶部判官舊用郎中官判大理寺帝欲重之特命曾且謂曾曰獄重典也今以屈卿須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曾請須親被旨乃坐旣而有犯者曾乃以失論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矣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卒從曾議

校書郎張子奭居三川往見王沂公延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甚貪虐無狀民將興訟又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爲吏至此誠不足念

若舉以成獄則平民罹其害者不啻千人今將先事除之如何子爽對以漢薛宣故事公領之未幾召令至府面詰之仍示以鄉來書軸劉不敢有隱翌日以疾自免由是訟息而民安

晏元獻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物不稅為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賚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條屬曰犯人乃言官子意欲激報之公不荅但送稅院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蔡方譏繹字仲達從晏元獻公辟為永興倅有富

家子悅娼女挪約爲夫婦而父母强爲子娶乃謀之市卜教以厭蠱期妻必死可娶娼則厚酬之既而妻果病垂死妻之父母聞而告官晏公醇儒不信曰世固有是邪職方固請鞫之遂得實發地藏木偶人書其妻名氏生時與呪詛晏公大驚乃奏抵法

曹瑋知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吾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

王珣少卿知韶州有告僞爲州印者繫獄久不決吏

持以文不類州印珣爲索景德以前舊牘視其印文則無少異誣者立雪蓋吏不知印文更時也

眞宗時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有罪皆當死知州張榮推官江嗣宗議取爲首者杖脊餘悉論杖罪帝下詔褒美遣使巡撫諸道因諭之曰平民艱食强取餱糧以圖活命爾不可從盜法科之

王㬢叔丞相知潞州時有殺人獄已具㬢叔察情非是而面訊之其人自謂不獲眞殺人者無免理終不自明察屬皆言無足疑固留不决而密以物色捕殺人者得之作辦獄記以戒理官

王濟字巨川初召試學士院補漳州龍溪主簿時調
福建輸鶴翎爲箭羽鶴非常物有司督責甚急一
羽至直數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取鵝翎代輸仍
驛奏其事詔曰可仍令旁郡悉如濟所陳縣有陂
塘數百頃先爲里豪輸課而專其利久之復多逋
累佃者濟悉清歸官引水溉民田自是永無凢旱
之患其利甚溥汀州有銀冶之訟構十餘年逮獄
數百人初起居民結大姓爲主事發力脫去中禍
於從者最後佗家旁及無辜惟貧惟來有司益莫
敢決轉運使使濟鞫之纔七日盡得其情坐者數

人而已餘皆獲免遷光祿寺丞權大理寺丞改刑部詳覆官通判鎮州牧守多勳舊武臣倨貴凌下濟未嘗撓屈戍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爲盜莫敢告告益挾衆肆毒焉濟知其事一夕報火起隨部壯士數十潛往偵伺果得數輩盜物見在即斬以狥窮詰餘黨悉得其嘗所爲侵掠狀治如法馳奏太宗大悅都校孫進使酒無頼毆折人齒濟不俟奏杖脊送闕下由是軍民畏肅入爲監察御史彈劾不避稱丰采焉出知杭州眞宗面加慰諭徙知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所至執法以鋤惡

安民爲本歲饑躬督官吏爲糜粥日親嘗而給之
民賴全活者甚衆卒年五十九子孝傑國子博士
謝德權提點京城倉有兇人劉睥僧澄雅訟執政與
許州民陰構西夏叛者詔溫仲舒謝泌鞫問令德
權監之既而按驗無狀翌日對便殿具奏其妄泌
獨曰追攝大臣獄狀乃具德權曰泌欲陷大臣耶
若使大臣無罪受辱則人君何以使臣臣下何以
事君仲舒曰德權所奏甚善上乃可之
韓絳爲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
廷得幸有娠而出生巳府以爲狂奏流汝州絳言

留在外將惑衆追責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宮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

姚龍圖仲孫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及第爲許州司理參軍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嘗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怨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推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保非盜也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眞盜者嗣宗方喜曰斷獄當如是也再調邛州軍事推官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而全活者數十人

夋以殿中丞通判晉州州民趙諫者素無賴持郡

短長縱爲奸利及受命諫在京師乃謁及及不之見慢罵而去投匿名書誣及因以毀朝政會上封者發諫事命轉運使與及察其狀及條上諫前後所爲不道詔御史劾得其實斬於都市及由是知名累遷太常少卿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非守邊才也及至州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士皆驚服

馬知節知定遠軍時部民入保避寇卒有盜婦女首

飾者護軍止筈遣之知節曰民避外患而來反罹內寇此而可恕何以肅下即命斬之境內之民以安

李孝基通判舒州知隨州所治雖劇然事來亟斷不爲證佐回枉甫日中庭已空矣或問其術曰無他省事耳舒吏受賂鬻獄以殺人罪加平民孝基劾治三日得其情乃抵吏罪

李孝壽爲開封尹前此閭里亡賴子自斷截臂腕託廢疾淩良民無所憚畏孝壽悉捜出之部付旁郡一切治理有與子爲僕所淩忿甚具牒欲送府同

合生勸解乂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决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卽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時以此稱之它附權貴鍛煉傾敗其家聲焉

唐肅爲泰州司理叅軍有商人寓逆旅而同宿者殺之亡去商人夜聞人聲往視之血沾其衣爲捕吏所執州趣獄具肅探知其冤持之後數日得殺人者或薦肅爲郡牧判官眞宗曰朕欲别用肅遂提

點梓州路刑獄歷官至審刑院

王疇試直秘閣為開封府推官宦者李充良訴其叔父死疑為仇家所毒請發棺驗視衆欲許之疇獨不可曰苟無實是無故而暴屍且安知非充良有姦窮治果與其叔父家夙怨也以是服其審密有風操云

魏濤朝奉知沂州承縣兩仇鬬而傷決遣而傷者死濤求其故未得死者子訴于監司怒有惡語濤歎曰官可奪囚不可殺後得其實乃是夕墜馬而死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隣誣係明其誣乃辨

崔立中進士第爲果州團練推官役兵輦官物道險
迺率衆錢傭舟載歸知州姜從革論如率斂法當
斬三人立曰此非私已罪杖爾從革初不聽卒論
奏詔如立議眞宗記之特改大理寺丞累官工部
侍郎識韓琦於布衣以女妻之人嘗服其鑒云
叅政韓億知洋州日有大校李甲以財豪於鄉里誣
其兄之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爲已子
又辭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槖之物嫂姪訴於州
及提轉甲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受杖而
去積十餘年洎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冤因取前後

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立
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薛簡肅公奎爲隰州軍事推官有聚博僧舍者一日
盜殺寺奴取財去而博者四人至啓戶踐血汙衣
遽驚走邏者因捕送州拷訊引伏奎獨疑之使緩
其獄後數日果得殺人者

韓億判大理寺丞時吳植知臨江軍使人納金於樞
王欽若事頗泄欽若知不可掩執吏以聞詔付臺
治而植自言未嘗納金反誣吏欽若助之億不爲
動窮治其獄除植名并按欽若詔釋不問三司吏

蔡洸歲課不登億承詔劾之自丞相而下皆坐失當之罰其不撓如此自薛奎後億獨掌臺務者累年歷官參知政事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擿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盛世

姜遵爲開封府右軍巡院判官時有二囚獄具將抵死遵察得其寃狀而出之故事雪活死囚當賞遵恐以累前獄吏乃我有其功人有其罰況獄情難

得偶過悞非別情也終不自言

李端愿之爲團練使自穆獻公主恩起者也仁宗以歲旱御便殿慮囚放宮女端愿上疏謂縱釋有罪小人之幸放宮女爲宦者專制反失所歸何以弭災變累進知襄郢二州本路轉運使獻羨財數十萬被賞端愿言常藏三折其民不堪即上其事帝怒奪轉運使賞申折變之禁移廬州富弼謂曰肥上之政何以減於襄陽端愿曰初官喜事飭廚傳以干名則譽者至更事既久知抑豪彊制猾吏故毀隨之弼深然其言

王博文出知密州負海有鹽場歲饑民多盜鬻吏捕之輒抵死博文請弛鹽禁俟歲豐乃復從之除殿中侍御史天禧中朱能王先在長安僞爲乾祐天書事覺能旣敗死先與其徒就擒詔博文乘驛按劾博文唯治首惡脅從者七人得以減論

趙稹少師爲益州路轉運使時邛州蒲江縣捕刼盜不得而繫平民數十人楚掠强服若無可疑者第所裁之賍與元辭少異稹意其寃乃馳入縣獄盡得被枉之狀卽日出之

雷有終字道成幼聰敏以蔭補漢州司戶參軍時侯

陟典選木彊難犯選人聽署於廷無敢譁者有終獨抗言願爲大郡治獄掾陟叱之曰年未三十安可任此官有終不爲沮署萊蕪尉知監左拾遺劉祺以有終年少頗易之有終發其姦贓祺坐罪杖流海島

王罕大卿知潭州有病狂老嫗數訴事其言多悖左右每屏逐使不得近罕至引問語微有可曉者乃農家嫡妻也無子夫亡妾與所生據其家逐之屢訴不得直憤恚發狂罕爲直其事還嫗於家

任中正尚書知益州時眉州青神縣吏光寶家爲盜

所刼者保言是夜雷延賦雷延誼皆不宿本舍縣尉即捕繫之縣吏王嗣等恣行拷掠皆死於獄有頃本州獲刼光寶家賊七人始知賦誼之寃中正劾治其事以聞王嗣等四人並配隸他郡而優恤被枉之家

盛度遷端明殿學士知審刑院時江西轉運使移屬州凡市米鹽鈔每百緡貼納錢三之一通判吉州李虞卿受財免貼納事覺大理將以枉法論度曰枉法謂於典憲有所阿曲虞卿所違者轉運使移文爾遂貸虞卿死追叅知政事時衛士為變事連

宦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請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鞫之不可滋蔓令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請付外臺窮治黨與爭於帝前仁宗從竦言度遂求解政罷爲觀文殿學士

叚少連出爲兩浙轉運副使舊使者所至郡縣索簿書不暇殫閱往往委之吏胥吏胥持以爲貨少連命悉緘識遇事取一二自閱摘其非是者按之餘緘還由是吏不能爲奸而州縣簿書莫敢不治矣部吏有過召詰曰聞子所爲如此有之乎有當告

我我容汝自新苟以爲無吾不使善人被謗郎君汝辨明矣吏不敢欺皆以實對少連毋得其情諄諄戒飭使去後有能自改過者猶保任之秀州獄死無罪人時少連在杭吏畏恐聚謀僞爲死者服罪欵未及綴屬少連已挐舟入城訊獄吏具服請罪以爲神明是時鄭向守杭無治才訟者不服徃徃自州出徑趨少連少連一言處決莫不盡其理

劉隨以進士及第爲丞康軍判官屬縣令受賕鬻獄轉運使李士衡託人於隨不從士衡憤怒乃奏隨苛刻不堪從政罷歸不得調初西南夷市馬入官

苦吏誅索隨爲繩按之旣罷夷人數百訴於轉運使曰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後改大理寺丞爲詳斷官李溥以贓敗事連權貴有司希旨不窮治隨請再劾卒抵溥罪

杜衍爲祠部員外郎按行潞州有寃獄事隱而索成屈於强有力者衍正其事王曙爲作辨獄記以旌之高繼昇知石州人告以連蕃族久繫不決自謂牢討莫出矣得衍而明抵罪告者寧化軍守將鞫人死罪非實衍覆正之不伏上請詔爲置獄果不當死者也後以工部侍郎知永興軍民有晝亡其

婦者爲設方畧立捕得殺人賊發所瘞屍并得賊
殺他婦人屍二恭人大驚其在兗州會徐狂人孔
直溫謀反捜其家得石介書夏竦銜介甚因欲中
傷衍等誣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驗之詔下京
東衍以其事語官屬衆不敢荅掌書記龔鼎臣願
以闔族保介必死衍懷奏稾示之曰老夫巳保介
矣君年少見義必爲豈可量哉是時呂公夷簡提
刑獄亦曰發棺空介果走北孥戮非酷不然是國
家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天下後世且介死必有
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卽令具

軍令狀保之亦足以應召矣於是衆數百爲保乃免斲棺之罪弟徇覊管他州久之得還而世以二公爲長者

明鎬擢龍圖閣學士知并州大巡邊以備賊時邊任多紈袴子弟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去遂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娼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恐傷士卒之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娼婦聞皆散走

皆大卿爲御史臺推直官時澧州逃卒與富民有

仇誣以歲殺人十二祭磨䰟神獄久不決詔偕就鞫之曰人命十二至衆易露所殺主名安在乃尋訪考驗多無恙者事遂辯白

李若谷知荆南士族元甲恃廕屢犯法若谷杖之曰吾代若父兄訓之爾王蒙正爲都監挾太后姻横肆若谷繩以法監司右蒙正奏徙若谷潭州洞庭賊數邀商人船殺人輒投屍水中逮捕至則屍無可驗者多得貸死隸他州既而逃歸復攻刼如故若谷擒致之磔諸市自是寇稍息

程琳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

死賂其妻子以病告琳察其色辭異令有司驗得捶死狀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后謂琳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嘿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其女歸夫訴于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于帝曰臣恐天下人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笞而歸其妻會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案獄公立辯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而居奧其煙竈近版壁歲久燥

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卒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

孫沔副樞爲趙州司理參軍時盜發屬縣爲捕者所迫乃棄其刀兵并盜贓於民家後即其家得會飲者十六人適如其數捕繫縣獄掠使服罪以具獄上沔疑其枉而留訊之其十六人皆里中所保爲平民者也州將不敢決未幾得眞盜州將謂沔曰微子吾幾不得自脫

王彬知撫州民李甲饒英倚財武斷鄉曲縣莫能制

甲從子詈縣令人告甲語斥乘輿彬按治之索其家得所藏兵械又得羆服有龍鳳飾甲坐大逆棄市并按嘗强取人孥配嶺南州里肅然爲京西轉運使徙河北部吏馬崇正倚章獻太后姻家豪橫不法彬發其姦贓下吏忤太后意不顧也

陳洎爲開封府功曹時章獻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洎當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冤死待我而伸奈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勿預吾當任咎乃自爲狀以白府尹程琳琳喜曰若用心如此前程非琳

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洎亦不及罪後洎夢卒告曰陰司以公爲政公忠已注公當貴顯及與公賢子孫我受公之恩故來相告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于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顯仕爲一時聞人

張堯佐字希元河南永安人溫成皇后世父也舉進士歷憲筠二州推官吉州有道士與商人夜飲商人暴死道士懼而遁爲邏者所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冤遷殿中丞知犀浦縣

犀浦地狹民繁多田訟堯佐正其疆界條衆獎以
曉之訟遂大簡尋以宣徽使判河陽時吳育判西
京留臺河陽民訟有不決者多詣育育於狀尾判
曲直堯佐即奉行之不自爲異也而民稱平
強至祠部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一
夕火主守者法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
工訊之工言製幕必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燔
府爲上聞仁宗悟曰頃歲眞宗山陵火起油衣中
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傳輕典在浦江有民與其母
稅邸舍於道客之過者暴病未及聞縣而死縣尉

希功性執其母榜之其子惶恐卽自誣殺客至爲研核得其情而釋之初爲泗州司理參軍攝司法事漕運卒盜官米獄具其議贓抵死者五人至言議贓未應律州疑其事以奏而大理寺果糺正如至言皆得免死官吏皆被罪獨至不預